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七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

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珂 編次



百氏昭忠錄序

昔太史司馬氏之作記也於賢臣志士之行  
事備矣方其襲仍世掌之職多讀先秦之書  
金鑛石室以博其觀名山大川以考其跡固  
若無假於它人之助矣其言猶曰罔羅天下



放失舊聞何耶夫立功本於吾身何求於後世之知司馬氏職則史耳其於三代之賢臣志士耳目所不接休戚所不關亦果何異於塗之人而奉奉乃如是若曰風雲之逢霜露之感事繫於國義關於家幸而尊賢尚志之君子不遺於紀錄廣記備言各成一家之史顧其所謂承遺緒紹先烈者乃漠然不及於塗人之用心是豈人道之當然者乎擇焉而孤其美意刪潤焉而失其本真泯焉而沒其

焉而強附以所不合是雖傳之而或其爲子孫之書猶不傳也觀此則珂之忠之編而取諸百氏其顛末蓋可睹矣上籟天之奏年始及冠罔羅之用力矣聞見固不能廣矣旣登於東觀復徹乙覽自謂不復可以增益而二十餘年馳蹙輶出入江浙士大夫念其悼家禍之而思哀積之不厭乎廣也凡興而退卒故校之傳幕僚儒紳之紀片言隻字



苟及於吾家莫不彙錄千里以來告於是籤  
騰之藏日後一日其事則多前編之未見其  
言則皆審確而可稽每一拊卷輒慨然曰珂  
之謏聞欲速乃爾爲先王累耶稍久欲據  
取而傳申懷前說謂擇與刪潤皆所不可惟  
各以其名著見而不復求其強合使覽者自  
得以參訂焉則珂之過自章而先王之實  
自不泯矣彼牒張許之節狀太尉之事觀僕  
射之遺物自出於一代之公議子孫何容心

焉旣叙其作因念清江章公尚書類曩上四  
傳于朝是時珂奏篇已御章公之表有

曰事皆可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必私家後  
世或難於取信噫戲章公之心司馬氏之心  
也其爲賢臣志士慮則一也雖然皆塗人也  
而能爲之慮爲子孫者當何如哉因以章氏  
傳爲首而系次它聞于後有嗣得者又將屢  
書以告來世紹定改元端午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

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



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謹序  
百氏昭忠錄卷之一

章尚書穎經 進鄂王傳之一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世力田父和有  
賢德河北薦饑和能自節食以濟飢者人皆  
賢之飛之在母也有老父過聞其母聲曰必  
生男也當以功名顯致位三孤及生有大禽  
若鵠飛鳴於室之上因名焉未彌月河決內  
黃西水暴至母姚氏寘之巨甕中衝濤乘流

而下及岸得不死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  
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天資敏悟強記書傳  
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吳兵法家貧拾薪爲  
燭達旦不寐爲文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  
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生而有力  
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同  
射三矢皆中的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筈  
再發皆中能左右射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  
皆善左右射屢以是勝同死朔望必齋衣具



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  
酹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  
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飛唯之曰惟大人許  
之以身報 國家何事不可爲宣和四年飛  
年二十真定府路安撫使劉韜募敢戰士備  
胡飛首應募韜一見竒之使爲十隊長相州  
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官軍屢戰不利飛  
請以百騎滅之韜與步騎二百飛豫遣三十  
人易衣爲行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部伍

間飛以百人夜伏於山之下而自領數十  
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飛陽北賊乘勝  
逐伏兵起先所遣三十人賊中擒俊進馬  
遂俘其衆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  
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宣和六年賊  
超率衆數百圍魏忠獻王韓琦故墅飛適  
焉怒曰賊敢犯吾堡耶超恃勇直前飛乘  
引弓一發貫其吭一墅賴以全是歲應募  
定軍爲効用稍擢爲偏校靖康元年 高



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  
飛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輩與以百  
飛受命自領四騎入賊營諭以禍福解甲受  
降凡三百八十人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令  
往李固渡邀虜軍戰于侍御林敗之殺其梟  
將轉成忠郎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慮兵相持  
滑州南飛乘浩馬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  
合虜兵忽至飛迎敵斬獲將虜衆大敗斬首  
數千級得馬百匹以功遷秉義郎大元帥

及北京以飛軍于隸守宗澤靖康二年是年改  
元建炎正月戰于開德以二矢殪金人執旗  
者二人縱騎突擊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  
郎二月戰于曹州飛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  
虜陣士從之六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  
澤大奇之謂飛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  
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它日  
爲大將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陣圖飛曰古今  
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



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飛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勢有不可拘則運用之妙存於一心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五月大元帥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飛上書數千言大槩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仰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三聖車駕日益南又令臨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為今之計莫若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書奏大忤用事者以為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里八月飛詣河北招撫使張所一見以國士待之借補修武郎閣門祇候充中軍統



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勇冠軍自料能敵  
幾何人飛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  
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  
患其無謀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藥枝曳  
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  
儒者聞飛言矍然起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  
因命坐促席與論時事飛慷慨流涕曰今日  
之事惟有滅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  
人耳所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

而莫得其要亦嘗計之否飛曰昔人有言河  
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  
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  
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  
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接獨特河北以  
爲固苟以稍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塹峙  
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  
城受爲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  
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



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爲鄉道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旣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前付之以虛空無用之地國家以爲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雲而不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要險旣失莫可保守幸江淮皆未



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  
壓境飛以備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命耳一  
死烏足道哉所大悅借補武經郎命飛從都  
統制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盛彥軍  
石門山下飛約彥出戰不進飛疑彥有它志  
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據河朔臣子當  
開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  
附賊耶彥默然彥幕下有勸彥殺飛者彥不  
應飛怒起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舞而示諸

軍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戶阿里孛  
又與萬戶王崇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飛  
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  
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多重  
傷飛亦被十餘創與軍中士皆死戰卒破之  
獲士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  
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  
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彥壁乞糧彥不  
與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



數十匹擒拓跋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飛單  
騎持丈八鐵槍刺虜帥所謂黑風而王其號  
者走其衆三萬虜兵破膽飛自知不爲彥所  
容乃自以一軍歸宗澤澤以爲留守司統制  
未幾澤死杜充代之建炎二年合別將與金  
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  
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真李千戶渤海漢兒  
軍送留司七月從閭勅保護陵寢八月三日  
與金人大戰汜水關虜騎將馳突飛躍馬左

射殺之虜衆亂奮擊大破之留守司檄飛留  
軍竹蘆渡與虜相持糧盡飛密選精銳三百  
伏前山下令各以薪交縛兩束四端然火夜  
半皆舉虜疑救兵至驚潰追襲大破之以奇  
功轉武功郎三年正月賊王善曹成張用董  
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聲  
震地充謂飛曰京師存亡在此舉也飛兵纔  
八百人衆懼不敵飛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爲  
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帥數騎橫衝



其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  
轉武經大夫杜叔五孫海圍東明縣飛戰擒  
之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  
州縱兵出掠充檄飛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  
飛遣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行剽之路獲其  
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出二十一日戰于清  
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所降將卒  
甚衆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四月又檄從淬  
合擊善衆六月二十日飛次雀橋鎮西遇善

軍敗之飛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以還杜充  
棄京師之建康飛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  
可棄况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  
它地比今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它日欲  
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不可得也充不聽  
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  
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盤城退保滁州  
充命王瓌討之瓌提兵瓦梁路徘徊不進輜  
重在長蘆成遣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民



百餘人劫裴凜犒軍銀絹飛方渡宣化鎮聞之急以兵掩擊賊兵殲焉得其梟將馮俊還所掠之人成奔江西夔竟不至滁而返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答飛扣寢閣諫之曰勅虜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卧薪之勢莫甚此時公乃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公能復高枕於此

乎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應曰來日當至江滸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陳淬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瓊以數萬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飛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潰兵引以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數千諸將皆欲叛去戚方首亡爲盜麾下亦有從之者飛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家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



金仙經卷十七  
三  
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苟活身死名  
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  
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貳輒出此  
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又招餘將曰凡  
不為紅頭巾者從我於是傳慶劉經以軍從  
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虜餘兵皆  
西北人素服飛恩信有密說以俱叛而北者飛  
陽許之有頃其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飛按籍  
呼之以爾等之衆且強為朝廷立奇功取中原

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淨洗舊念乃  
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衆皆懽呼曰惟統  
制命遂盡納之兀木入臨安飛領所部邀擊手之  
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  
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髮簽軍首  
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  
斫營燒毀七稍九稍砲車及隨軍輜重器械乘其  
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衆駐于廣德之鍾村  
時糧食盡飛資糧于敵且以家貲助之與士卒最



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飛不敢擾民市井  
販鬻如常時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  
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計萬餘人虜侵  
溧陽縣飛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  
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真漢兒軍同知溧陽  
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  
留哥建炎四年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  
遣官迎飛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人歸路  
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宜興掠吏

民令佐聞飛名奉書邀飛且謂邑之糗糧可  
給萬軍十歲飛得書遂赴宜興及境吉已載  
百餘舟逃入湖矣飛遣部將王貴傳慶將二  
千人追而破之驅其人船輜重以還羣盜馬  
臯林聚精銳數千人飛遣辨士說之盡降其  
衆有張威武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手擒斬之  
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  
萬餘家邑人德之圖其象以祠之曰父母生  
我也易將軍之保我也難四月金人再犯常



州飛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者不勝計擒女  
真萬戶少主孛堇漢兒李謂等十一人復尾  
襲之於鎮江之東戰屢勝詔就復建康飛即  
將兵以往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金人大敗  
橫屍十五里餘馘耳有金銀鑲者一百七十  
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三人獲其馬  
甲一百九十三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一  
十七五月兀朮復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  
上待之夜令百人衣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  
驚自相攻益邏卒於營外飛潛令壯士銜枚  
於其側伺而擒之初十日兀朮次於龍灣要  
索城中金銀縑帛騾馬及北方人飛以騎三  
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至南門新城遂  
戰大破兀朮之衆所獲負而登舟者盡以戈  
殪其人於水物委於岸者山積斬首禿髮耳  
垂鑲者三千餘級僵屍十餘里降其卒千餘  
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得馬三百匹鎧仗旗  
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衆兀朮奔淮西飛



入城撫定虜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所  
上詢所俘人得 二聖音問感動久之飛奏  
曰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  
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  
者臣以爲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  
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  
淮拱護腹心 上嘉納賜鐵鎧五十金帶鞍  
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  
扈成軍老稚以歸方詐約成盟還所掠伏壯  
士殺之屠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飛廣  
德守亦以書告急于飛會有詔飛討之飛以  
三千人行營于苦嶺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  
固飛矢著橋柱方得之大驚遂遁飛遣傳慶  
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飛自領千人出凡十  
數合皆勝方復遁去飛窮追不已方困知必  
不免會張俊來會師方亟降俊俊置酒令方  
出拜號泣請罪俊力爲懇免飛謂俊曰招討  
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在建康方遽



叛去固當遣人以逆順諭之不聽屠戮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成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凶爲甚安可貫俊再三請飛呼方謂之曰招討旣赦爾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也方以手弩射飛中鞍飛收矢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手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與方方寸折之惟謹流汗股栗不敢仰視時有刑定官邵緯上書廟堂言飛驍武沈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士卒之下者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慰金人留軍江南爲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爲國家取形勝咽喉之地江浙平定其力也廟堂以其書奏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有知人之明遷飛武



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通秦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飛隸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并亡無益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曰俊若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飛率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飛隸光世節制上數使人促光世親率兵渡江光世行幕下或止之遂已上聞之乃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移書光世又不肯行時雖已詔飛行而飛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兵赴鎮初未知也十九日飛發宜興二十三日軍至江陰俟舟飛聞警輕騎而先二十六日入秦州未眎事籍郡敢勇士及



部轄使臣效用責其願從軍狀盡收其馬實  
之教場集射而取中的多者得自擇一馬畢  
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與  
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初九日飛軍旣濟二  
十日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  
酋高太保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又俘阿  
主孛堇及里真阿主里白打里蒲速里酋長  
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褒嘉并賜金注  
腕一琰十金人旣陷承楚詔光世措畫保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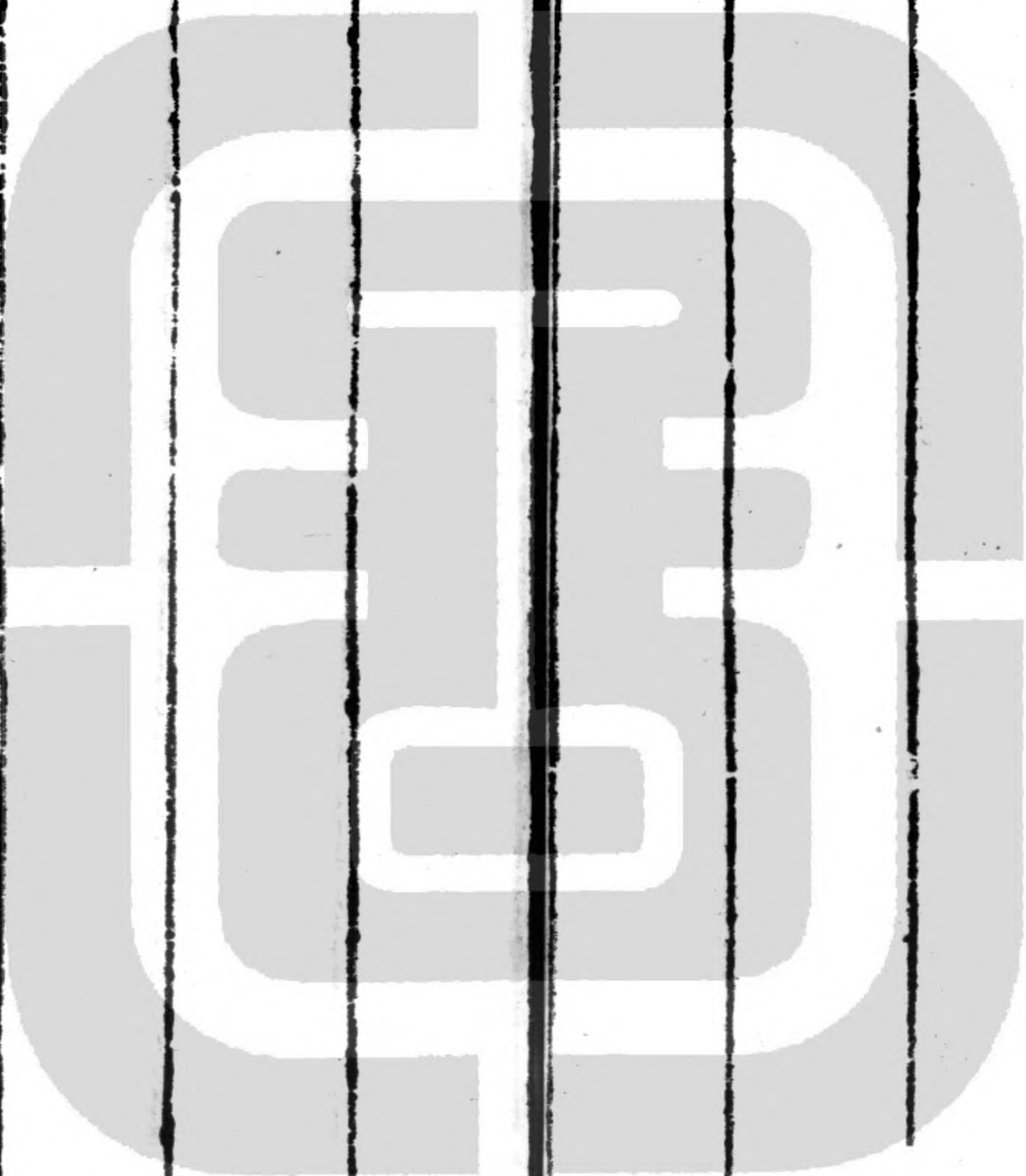
通泰時飛在承州秦州盜起王招寇城東張  
榮寇城北詔飛還守通泰乃旋師自北炭村  
至柴墟屢戰皆捷諜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  
取通泰俄光世違詔不遣救兵飛以聞十一  
月有詔秦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  
且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顧虜  
勢盛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金軍退保柴墟  
戰于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  
計相持累日而秦州爲鎮撫使分地不從朝



廷命餉軍糧餉絕刳虜屍以食初五日乃下  
令渡百姓于陰砂飛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  
之不敢逼遂屯江陰

鄂國金佖續編卷終十七







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  
之兵自武寧縣至江州道中殺及降三萬人  
成自獨木渡趨蘄州飛以騎軍追之又發步  
卒渡水夾擊之殺其將馬進孫建及他首領  
甚衆晝夜走飢困死者什四五至蘄州又降  
其卒萬五千人獲馬二千餘匹棄器甲金帛  
無數成走降僞齊江淮平相州人張用有勇  
力號張莽蕩其妻尤勇帶甲上馬敵千人自  
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飛語之曰



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飛曰以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因以步兵三千益飛飛至金牛頓兵遣一兵持書諭之曰吾與爾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朝廷錄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殞鋒鏑或爲俘囚雖悔何及用與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飛受其降以歸俊謂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人飛及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俊奏功飛第一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飛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飛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游騎望見相戒勿犯民賴以安十一月賊將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十二



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正月詔以  
飛治軍整肅勇於戰聞賜衣甲一千副時飛  
年三十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  
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賀州二月命飛以  
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  
且以韓京吳錫及廣東西峒丁刀弩手將兵  
土軍弓手民兵與飛會以捕成又付之牌以  
金書并黃旗十招降羣盜十七日飛發洪州  
成聞飛來謂其人曰岳家軍來矣乃預令其

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全永犯廣西  
獨留其中軍乘飛未至縱兵肆掠三十日飛  
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伺成動息有  
詔察其受招與否爲進退飛數以 上意諭  
之成不聽飛乃上奏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  
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 朝廷  
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益玩威不畏力強  
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若不略加勦除盜蠹起之  
寇未可遽殄 詔許之閏四月入賀州境成



軍于太平場飛未至賊屯數十里按兵立柵  
會得成謀者縛而坐之帳下有間飛出帳召  
軍吏調兵食吏曰糧且盡矣柰何飛曰促之  
耳不然且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謀者  
以手循耳頓足而入乃令逸之謀至成軍言  
之成大喜期明日來追飛軍是夜飛命士葶  
食夜半悉甲趨遶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  
場軍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其營成大驚明  
日進兵距駕城二十里成募賊願戰者三萬  
餘人據山險押官軍飛麾兵掩擊賊衆大  
潰追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路 詔不以遠  
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降 勅撫諭飛進兵  
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為三  
關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自以為得  
地飛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飛麾兵疾馳  
不陣而鼓之淵軍大潰殲其守隘者奪二隘  
而據之成亟遁去十三日成復選銳將自北  
藏嶺夾擊官軍飛以兵迎之成敗馘二萬五



千餘級獲其弓箭刀槍無數成又自桂嶺爲營至北藏嶺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溪澗道人馬不可並行成自守蓬嶺賊衆十餘萬皆河北河東陝西之潰卒驍勇徒鬪飛所部纔八千人而騎最少不及成軍什之一十五日飛進兵蓬嶺分布嶺下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入溪水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飛舉其寨有之及其捨刀金鼓旗幟歸其所虜人民於田里擒其將張全

成竄連州飛呼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潰慮其復聚爲盜公遣汝等三路招降若復違拒誅其首而撫其衆謹無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凡降者用其酋領而給其食乃益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其徒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欲爲成報仇爲張憲所擒其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



縛飛見再與竒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後卒爲名將死於戰嶺表悉平時盛夏行師煙瘴之地賊兵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疾癘者蓋拊循之有方也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初詔飛平曹昏赴行在尋以江州爲控扼要地命飛以兵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比入江西境安撫大使李回檄令招殺馬友將郝通之衆飛遂至筠州降之選其兵得精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足以防江韓京吳錫更不須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南宣撫司馬友復犯筠州及聞飛軍來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飛掩捕悉平之李回奏以舒蘄光黃接漢陽武昌盜賊並委飛招捕十二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兵叛紹興三年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剽飛遣徐慶傳選捕



滅之二月 上遣鄭壯賫金蕉酒器如賜韓  
世忠禮 詔飛赴 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  
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今飛以軍  
赴 行在恐民不安盜復起乃不果行又以  
親札賜李回令專委飛捕盜時虔吉盜羣起  
吉則曰彭友曰李動天及以次首領稱號尤  
僭虔則有陳顥羅閑連兵數十萬寨五百餘  
所相表裏拒官軍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  
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諸郡李回奏乞專委捕  
討廣東宣諭明亭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欲飛  
招捕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鹽寇入廣東乞  
委飛討之亦連奏以飛爲請 上始專以虔  
吉寇付飛平之四月飛至虔州聞彭友立柵  
於固石洞儲蓄甚富飛至則已離固石洞悉  
其兵至雩都俟官軍飛遣辨士二人說之賊  
曰爲我語岳承宣吾寧敗不肯降毋以虛聲  
恐我遂與戰友躍馬馳突飛麾兵擊之擒友  
等于馬上餘悉散走餘屍滿山谷獲衣甲器



械無數還其所掠二萬餘人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水環之止一徑可入飛頓兵瑞金縣自領千騎至固石復遣說之不從飛乃列騎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譟賊皆棄山而下爲列騎所圍疾呼勾命倉猝投墜而死者衆飛令止殺悉聽下山投降或請戮之飛蹙然曰愚民殺之何益且主上旣赦其人矣命籍其金帛入備邊激賞庫擇其勇

銳者隸諸軍餘悉縱之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初隆祐后至章貢軍民逆命有密旨令屠虔城飛旣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上疏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飛請至再上乃賜曲赦仍詔飛裁決六月飛入城論囚以諸囚罪之尤者數人誅之餘悉稱詔貫之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飛遣王貴擊之擒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僞統制方某



又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  
貴擊之成敗走王貴焚其寨殺死甚衆俘五  
百人明日復戰遂擒成悉降其衆七月 詔  
飛趙鼎奏虔民習於頑累年爲患飛雖已平  
蕩恐大軍起行之後復嘯聚請留五千人屯虔  
州又以密院之請分三千人屯廣州一萬人  
屯江州九月飛至 行在所 上使人諭飛令  
繫金帶上殿十三日入見 撫勞再三賜衣  
甲馬鎧弓箭各一副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  
纏槍戰馬海皮鞍各一賜 御札于旗曰精  
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又賜雲弓箭戰袍銀  
纏槍各一犒其軍甚厚十五日 詔落階官  
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統制江南  
西路沿江制置使十八日諭 旨三事令飛  
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駐劄諸屯軍馬許遇  
緩急抽差一也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  
議不及隨宜措置二也舒蘄兩州增隸飛節  
制三也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



十一日除江南西路制置使二十四日除江  
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  
馬隸飛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仍制  
置使十一月令王瓊折彥質遣吳全吳錫兩  
軍並聽飛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臯隸飛時  
僞齊使李成合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  
襄陽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如  
李橫李道翟琮董先生臯等俱失守僞齊於  
每郡置將又湖寇楊么與僞齊交通欲分舟  
舡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  
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提兵十七萬由江  
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 朝廷患之始命於  
江南北岸水陸戰守處常爲備又命於興國  
大冶通洪州之路爲隄防多遣間探日具事  
宜以聞又命備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  
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爲寇者飛與幕府僚  
吏語及二寇或問將何先飛曰襄漢襄漢旣  
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助矣第申嚴下流



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紹興四年三月除兼  
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乃奏乞復襄陽六郡  
以爲今欲恢復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  
以除心膂之病 上以諭輔臣趙鼎鼎奏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以 親札報飛  
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  
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  
李橫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  
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  
聽飛節制諸州旣復並許隨宜差官防守如城  
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  
將牛臯等主之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  
勝被甲馬百匹付飛軍二十五日金東帶三  
賜飛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飛提兵至郢州僞將京超勇悍號萬人  
敵以蕃漢兵萬餘人來飛渡江至中流顧謂  
幕屬曰飛不擒賊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  
抵城下飛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



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以拒飛使張憲問之  
曰爾曹受國家恩厚何得叛從劉豫超謀  
主劉楫出應曰今日各事其主毋多言也飛  
怒甚會軍正告糧乏飛問糧餘幾何曰可再  
飯飛曰可矣當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  
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登城超投崖而死殺虜  
卒七千人積屍與天王樓齊高劉楫就縛至  
飛前責以大誼南鄉斬之復郢州遣張憲徐  
慶復隨州僞將王嵩聞憲慶來不戰而遁退  
保於隨飛遣牛皐累三日糧往未盡三日城  
已拔執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復隨州飛領  
軍趨襄陽李成聞飛來引軍出城四十里迎  
戰左臨襄江王貴牛皐等即欲攻之飛笑謂  
之曰且止此賊屢敗予意其更事多必練習  
今其踈暗如故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  
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兵於  
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爲乃舉鞭指貴曰爾  
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其騎兵指皐曰爾



以騎兵由成之左擊其步卒合戰馬皆應槍而斃後騎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溺激水高丈餘步卒死者無數成軍夜遁復襄陽駐兵城中僞齊益李成兵屯襄北江新野市號三十萬欲求復戰飛先遣王萬以兵駐清水河以餌之飛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以衝官軍萬與飛夾擊之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此飛奏曰臣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其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



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  
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如姑以目前  
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  
田之法其利爲厚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  
春即可措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  
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  
兵勢相接漕運相繼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  
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  
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  
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旣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  
葺理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有以資之  
基本旣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  
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  
春初江水淺涸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  
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  
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番僞



賊勢衆多臣當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  
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瓊以大兵六萬討揚  
么未平營田之議自是興矣七月進兵鄧州  
聞李成與金賊劉合孛董陝西番兵會于西  
北置營三十餘所以拒官軍飛遣王貴等由  
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師掩擊憲至鄧  
州城外三十里遇敵兵數萬迎戰王萬董先  
各以兵出奇突擊賊衆大潰降執番官楊德  
勝等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孛  
董僅以身免賊將高仲以餘卒退保鄧城閉  
門堅守十七日飛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  
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復鄧州  
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  
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  
以能破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飛籌  
略頗如人意令降詔獎諭仍遣中使傳  
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  
二十三日復唐州又復信陽軍擒僞知通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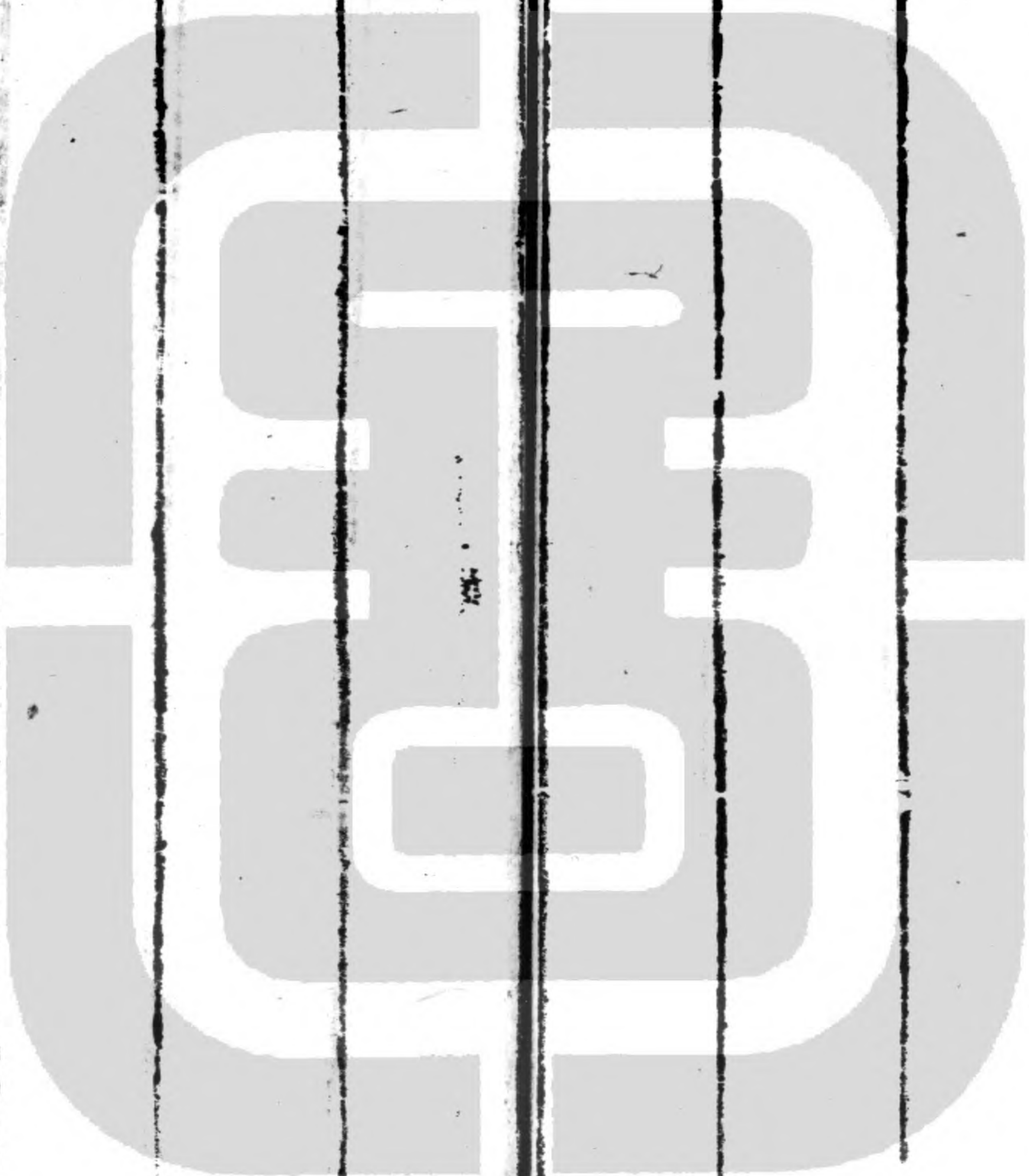


五十八人襄漢悉平川陝真賊網馬之路始通  
飛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 詔不  
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沿江上流控扼要  
害之所乞令飛鄂岳州屯駐不唯江西藉其  
聲勢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襄陽  
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移屯鄂  
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  
潭州制置使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  
帶一九月元术劉豫舉兵七十萬聚糧入寇  
二十一日 詔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  
地分布防禦時具虜動息及備禦次第以聞  
二十五日 詔飛爲荆襄武昌控扼計仍圖楊  
么二十七日 詔飛察虜情嚴爲之備二十九  
日 詔令凡控扼處分兵嚴備有警率將士  
極力捍禦十月五日 詔令疾速措置更遣諜  
探日一具奏虜兵侵淮圍廬州 上賜札曰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



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  
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  
之飛奉 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皐渡江十二  
月飛自提兵趨廬州與皐會 上遣李庭幹  
賜飛香藥并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  
千逼城皐以所從騎遙謂虜衆曰牛皐在此  
爾輩何爲見犯虜衆愕然相視及張岳字旗  
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  
追之去必復來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







旬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遣  
晁遇十七人邵守和璟亦累遣人招諭賊皆  
殺之至是所遣使叩頭伏地辭飛叱之起曰  
吾遣汝汝不死使受命以行至賊巢即厲聲  
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以檄授  
賊皆捧檄跪誦或問岳節使安否公之部將  
黃佐謂其人曰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若  
與之戰萬無生全理不如速往就降岳節使  
誠信人必善遇我遂率所部詣潭降飛釋其



罪撫勞之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閣門  
宣贊舍人賞與特厚佐出復單騎按其部問  
勞亦至明日召佐使坐具酒飲酣飛撫佐背  
謂曰子真大丈夫知逆順禍福况子姿力雄  
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為朝廷立功名一封  
侯豈足道哉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  
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  
事否佐感泣再拜願以死報乃遣佐歸湖中  
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飛皆委曲慰勞命  
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有復入湖中者  
亦不問歸數日又有二十人來降飛待之如  
前時張浚以都督軍至潭帥參政席益與浚  
語及之益疑飛玩寇欲奏聞浚笑曰岳侯忠  
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  
言益慙乃止



鄂國金佺續編卷第十九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三

章尚書頴經

進鄂王傳之三

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之及掩入湖死者眾禽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伏無數焚其寨柵糧船無遺者佐遣人



馳報飛即上佐功轉武功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瓌令不戰飛鞭士安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賊乃併兵攻之飛遣兵設伏士安戰垂急伏乃起四擊之賊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追襲之殺獲不可勝計士安移軍與牛臯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

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聞卿措畫得宜朕甚嘉之五月詔張浚還浚謂飛曰浚將還矣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飛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移時謂飛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詔浚歸議防秋盍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年徐議之飛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督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飛



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如飛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之信也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詔飛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飛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飛降飛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既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下飛命釋其縛以所賜金帶戰袍與之即日以聞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犒賞其屬有差欽感激其徒皆喜恨降之晚飛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飛不答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



萬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并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惟公召八固不服方浮游湖間夸示神速其舟有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小德山大小海鯁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水上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近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不見其人飛伐君山木多爲巨筵塞湖中諸港又以腐木亂草自上流浮而下擇水淺之地遣善罵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一不勝憤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輻礙不行飛亟遣兵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碎公舉鍾儀投于水已繼之牛臯赴水擒公至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僞統制陳瑄等劫鍾儀之舟取其金交床金鞍龍鳳簾與其衆來降飛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皆大驚曰是何神也夏



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寔懼亦與周倫等首領  
二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勞心動衆累年  
不勦殺何以示威飛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始  
惑於鍾相妖巫之術相聚爲姦後又沮於程  
吏部欲盡誅雪恥之意故懼而不降苟求全  
性命而已今楊公已誅鍾儀亦死餘皆國  
家赤子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  
呼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服其言而退飛親  
行諸營慰撫之以少壯有力者籍以爲軍老  
弱給米糧令歸田畝願爲民者二萬七十餘  
戶皆給文書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  
諸軍而焚其寨凡三十餘所揭榜青草洞庭  
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如無事時  
湖湘悉平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  
爲沿江之寇自飛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  
嘆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上之朝上遣  
內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  
士賜詔褒諭又親札褒其功初夏誠劉



衡等嘗誇其寨柵之固城池樓櫓之盛曰人欲犯我須是飛來至是其言始驗詔飛兼蘄黃州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解軍事上不許又詔飛軍以三十將為額詔飛為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為條具以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公還軍鄂州日率將士閱習軍容嚴整張浚按視還以聞十月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賜

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紹興六年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飛軍前以聞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遂詔飛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詣都督府計事至平江飛自言去在所不遠願一見天顏詔入見面陳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路乞如舊制又奏自復襄陽諸郡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



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司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飛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蠹政害民贓污不法者得對移放罷十九日 陛辭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於座中獨稱飛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楊沂中爲俊後翼持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謂飛曰此君之素志也勉之飛遂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飛以宣撫重名自非廊廟近臣及勲伐高世者不可委授上章力辭 詔不許四月 上命至武昌調軍飛丁母周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撫問即降 制起復 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眎事賻贈常典外加 賜銀絹千匹兩葬事令鄂守主之飛扶襯至廬



山連表懇辭且乞終喪。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累。詔趣起乃奉。命復屯襄漢。七月。命飛凡移文僞境於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廬氏縣下之殲其守卒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僞順州安撫張宣贊孫都統比日失其劣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悉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礪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又遣人至蔡州焚其糗糧。詔褒之。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我叛將李成孔



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  
世欲捨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詔飛以  
兵東下欲令飛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都督  
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  
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  
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  
世竟捨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  
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

聽命還戰

上猶慮其不足仕復

詔飛初

飛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暑月行

師得目疾及是疾愈甚聞詔即日啓行

上亦遣醫官相繼至軍療之會麟敗飛至江

州如初詔十一月十九日奏至上語趙

鼎喜其尊

朝廷誦司馬光資治通鑑名分

之說以稱之

賜札曰聞卿目疾小愈即提

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  
嘉嘆今淮西賊遁未有它警已諭張浚從長



措置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行之亦卿平日之志也飛遂還軍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爲窺唐計飛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僞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貴先嚴兵待之既戰陽北俾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僞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七人殺獲萬計俘獻行在所謂五大王者以匹馬逃飛奏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齊有兵繼至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州城閉拒未下飛使人諭貴令還貴等還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瓜角王大節賈關索併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



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  
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  
匹及衣甲器仗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  
至者望見官軍皆引遁 上聞捷大說 賜  
札獎諭遣內侍傳 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  
二月大雪苦寒 上以按邊暴露 手詔撫  
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  
鐵簡二香茶藥等傳 宣撫問 詔飛赴  
行在紹興七年正月入見 上從容與談用

兵之要因問飛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飛曰  
臣有二馬常竒之日噉芻豆數斗飲泉至一  
斛然芻粟非精潔則寧餓不食介而馳其初  
若不甚疾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不已  
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  
若無事然此致遠之材也然值復襄陽平楊  
么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食不過數  
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  
驅未及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駑鈍之



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除飛起復太尉，加食邑，賞商號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田使。三月扈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鄧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飛。且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乃數見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陛下於戎伍，有致身報國復讎雪取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復，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

國復讎雪取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復，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



不測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寢益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東京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於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號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帥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軼



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  
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  
歲必得所欲 陛下還歸舊京或 進都襄  
陽關中惟 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  
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  
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 朝廷數千  
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  
深入陝洛而在軍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  
亟還前功不遂遂使忠義之人陷於僞地者  
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自惟 陛下戒勅有  
司廣爲儲蓄俾臣得以一意靜慮不以兵食  
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  
迎還 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  
天眷以歸故國使 宗廟再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  
疏奏 上以親札荅之曰有臣如此顧復何  
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 命之



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飛復奏述前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銳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鄺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詣都督府與張浚

議事時王德與鄺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語

飛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間耳王德、鄺瓊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孚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為人暴而寡謀且鄺瓊之所素不服或未能安反



側浚又曰然則揚沂中耳飛曰沂中之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奏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夫人墓側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宗元曰闕部伍心服飛之能上連詔飛還軍飛力辭詔軍吏造廬以死請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其故優詔答之俾

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銳人懷忠孝衆和而重皆飛訓養之所致上大悅賜詔褒諭飛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大愚婦咸願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



息歲月易久汗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  
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闕外不能  
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宄於  
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  
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  
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陛下睿筭不  
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瘵官之咎以  
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  
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

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疏奏御札  
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  
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  
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  
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飛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爲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之地臣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  
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仗國威靈鼓行



北向未報而酈瓊叛初飛既還軍張浚竟用  
呂祉為宣撫判官王德為都統制護其軍瓊  
果大譟訟德於浚浚乃以張俊為宣撫使楊  
沂中為制置使呂祉為安撫使而召德以本  
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瓊亦不服擁兵詣祉  
執祉以北道殺之盡其眾七萬走偽齊降虜  
人懼豫得兵多頗分散其兵糧廩亦不厚去  
降者皆有悔意至是浚悔不用飛言於是  
上謀報以兵叛之後事既異前遷都之舉宜

俟機會飛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

願進屯淮甸伺畚偽機便奮擊期於破滅

降詔獎諭而不許詔飛以舟師駐於江州為  
淮浙聲援時聞虜已廢偽齊先是六年飛在  
襄漢豫兵連衄其瓜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  
雖已不振然依虜人之勢猶可以立飛知粘  
罕主豫而兀朮常不足於粘罕可以間而動  
是年十月謀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  
上令飛為備俄兀朮遣謀者至為邏卒所獲



縛至前吏請斬之飛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  
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嚮者遣汝  
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  
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矣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  
蠟書言僞齊同謀誅兀朮事且曰八月交鋒  
我窮力相攻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  
濟宋與齊爲兄弟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  
吾今貸汝復遣至燕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割  
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唯唯拜謝而出  
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謀  
徑抵兀朮所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  
於是清河之警言不復聞豫隨廢奪飛上奏謂  
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  
報豫之廢也虜懼中原有變乃給謂人曰且  
迎少帝來矣謂欽宗也百姓日夕延頸以  
俟久而不然而勢且定矣虜假手於豫以撫



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結粘罕兀朮惡之  
又酈瓊之叛虜懼其有衆因飛之用間兀朮  
得以藉口而行其謀豫之廢蓋一機會也

上遣江諮至江州就 賜茶藥酒果及錫宴

勞飛且 賜手札嘉獎紹興八年飛還軍鄂

州復累請于 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飛

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

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

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與飛戰 朝廷第

令爲備命飛明遠斥候習水戰閱軍實爲待  
敵計不發兵深入飛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

襄漢守備而已秋召飛赴 行在金人遣使

議和將歸我河南地飛入對 上諭之飛曰

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惡之已

而金使至和議決 上復賜 親札歸功於

飛紹興九年正月復河南赦天下飛表謝亦

寓和議未便之意十一日授飛開府儀同三



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  
 飛獨力辭且謂虜情變詐可憂而不可賀可  
 訓兵以備不虞不可行賞論功取笑夷狄萬  
 一臣冒昧而授將來虜寇叛盟似傷 朝廷  
 之體 上三詔猶不受復 温言獎激不得  
 已乃拜飛益訓兵嚴備分遣質信材辯者往  
 伺虜情 上方遣齊安郡王士儂等謁諸陵  
 飛請以輕騎從士儂灑掃實欲觀釁伐敵人  
 之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

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  
 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豫初廢藩籬  
 空虚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  
 秦檜知其意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  
 撫存軍旅 賜詔褒諭而止其行又勅飛凡  
 新界官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  
 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紹興  
 十年夏金人叛盟犯拱亳諸州 上大以飛  
 言為忠五月下 詔命飛竭忠力圖大計頒



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  
忠義之人結約招納 賜札曰金人過河侵  
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  
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  
納等事可悉從便行之若事體稍重合稟議  
者即具奏來初豫之未廢也 本朝使人張  
邵留虜中久嘗上其元帥阿盧五書以景延  
廣之事感動之時又有謂虜之謀齊也久矣  
豫既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迓  
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豫厚斂以行賂自固  
而失人心自以爲太山之安而不知身已在  
掌股間久矣及其廢也以一羸馬負之以往  
而人莫哀之瓊之叛飛之間亦速之也

鄂國金佗續編卷十九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准

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

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四

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之四

虜既敗盟飛得警報奏乞詣在所陳機密

會劉錡在順昌與虜抗告急詔飛助之飛

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覲奏上遣李



若虛至飛軍 賜札曰金人再犯東京賊方  
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就卿商量又曰  
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飛遣  
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  
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  
布經略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  
北州縣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  
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闖  
中原將發齋盟閉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  
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先是八年秋  
飛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 孝宗  
皇帝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  
乎家人問故飛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  
其乞入見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乃  
上疏言之 上得奏歎其忠 賜札報曰非  
忱誠忠謹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  
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飛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終辭異乎遽伯玉之用心也飛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糾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堙殺其千戶三人及大將鶻旋即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敗虜於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飛親率大軍去蔡而北 上以飛身先士卒 賜札獎諭張憲遂進兵陳州二十

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程將軍益兵以來復取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董再以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騾驢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數千牛皐傳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



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京西僞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縣元术大懼會龍虎而王號者於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飛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助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 朝廷聞之以飛一軍爲慮賜札俾飛審處自固飛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者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

罵之元术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與蓋天而王號者及僞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岳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元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反初元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有號鐵浮屠如墻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諸



將懼飛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  
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一馬仆二  
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僵屍如立山兀木大慟  
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  
是遂廢兀木復益兵至鄆城北五里店初十  
日背嵬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  
身先入陣斬其將阿李朵孛董賊大駭飛時  
出眎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卻飛曰不可爾  
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

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  
安危所係奈何輕敵飛鞭堅手麾之曰非爾  
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  
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攻之捷聞

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  
堅謂竒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賊鋒戕其  
酋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  
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  
懷時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飛軍傳宣



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  
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  
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朮又率其衆併力  
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  
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再興驟與之戰  
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撒八字董千戶百人  
長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  
潰兵八千兀朮夜遁郟城方再捷飛謂臣雲  
曰賊犯郟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  
速以背嵬援王貴旣而兀朮果以兵十萬騎  
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  
虜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  
城堞爲搖臣雲令諸軍勿牽馬執桴視柳而  
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  
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  
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失  
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  
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



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  
餘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  
印七枚以獻兀朮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  
孛堇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  
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穎之東北破  
其衆六千獲馬一百匹追奔十五里先臣上  
郟城諸捷上大喜賜詔稱述其事曰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  
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

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  
也詔復賜錢二十萬緡犒軍是月梁典會

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  
張峪等破賊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  
擒其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  
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賊將阿波  
那千戶李孛堇它死者不可計又追至于孟  
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以所部  
六十餘人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而去追殺



三十里獲其所遺馬八匹衣甲刀槍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徇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安永軍中石大震動飛上奏以謂趙俊喬握堅梁興若潔等過河之後

河北人心徃徃自亂願歸 朝廷金賊旣累敗衄虜酋兀朮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却遣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 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飛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萬來對壘而陣飛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飛令李



興檄 陵臺朱正甫行視 諸陵葺治 永

安 永昌 永熙陵神臺枳橘栢株之廢伐

者補之先是飛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

金人於太行殺其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

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于憲州擒

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事判官遣高岫魏

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遣梁興等宣布 朝

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

破賊又遣邊俊六十喜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

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之

至烏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

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

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

之衆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人李興

之衆二千人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

白馬山寨首餘孫琪等偽統制王鎮統領崔

慶將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

臯華旺等皆全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心



腹禁衛如龍虎下屹查千戶高勇之之屬及  
張仔楊進等亦密受飛旗榜率其衆自北方  
來降韓常又以穎昌之敗失夏金吾夏金吾  
兀朮子壻也常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  
使願以其衆五萬降飛遣賈興報許之是時  
虜會動息及其山川險要飛盡得其實自磁  
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衆所  
揭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  
捷飛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飛將渡  
河奔走惟恐後各齎糧以餽義軍戴盆焚香  
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置守令熟視  
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虜之號令不復行矣兀  
朮以敗故復簽軍以禦飛河北諸郡無一人  
從之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  
日之挫衄飛亦語其下曰此行殺虜人直到  
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方畫受降之策指日  
渡河秦檜私於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  
棄之聞飛將成大功大懼力請於上上下下



詔班師初檜之歸也捷辣郎君實送之至淮以舟載之使歸檜之妻王仲山之女仲山有別業在濟南為取數千緡助其行其後捷辣統兵犯淮旬命魏良臣王繪使其軍捷辣數問檜動靜且稱其賢檜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而南奔然盡室同載滅獲亦與之俱非遁明矣逮其為相薦良臣為都司未幾除從官蓋欲弭其言耳王守道庸人亦與檜同在虜中偕檜南歸無資考薦章遽與改秩又以為樞密院計議官檜之在虜中也亦與室撚善洪皓之歸嘗言及室撚寄聲檜怒皓竟貶廣南或言檜嘗為虜酋作檄文有指斥語親王楷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方來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吳玠嘗言之蜀人謂兀朮嘗招檜飲其家亦與焉兀朮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喟喟嗟嘆亦有掩泣者兀朮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范宗尹為相檜為執政事有未盡善



未嘗與宗尹爭而私言於上既排宗尹罷去則曰若用檜為相有二事可以聳動天下  
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問一則糾率山東河北諸郡之人還之北方既相擬詔草以進曰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徒自相結約立功其後番兵深擾逐頭項人漸次渡江各令所在屯聚就糧議者欲興兵討伐朕惟黎元騷動罪在朕躬既未能率以還北豈宜輕肆殺戮應河北山東渡江無歸之人並令所在招撫開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起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隔絕未能還鄉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難渡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彼此俱同雖有一時從權衛身之計必皆出於不得已度其深謀遠慮亦豈在人下應欲書問往來並令朝廷差人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時遣人分付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間朕蒙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初無處顯之心亦無貪功之



念儻有生之類因朕得以保家室復井里則朕亦將復侍 父兄省 陵寢上下雖異此志則同布告中外諒此誠悃 上雖納之不曾降出其曰豈宜輕肆殺戮實威之使畏也曰遣官糾率起發實強之行也曰一時從權衛身之計許之從夷也至謂復侍 父兄省陵寢此言何爲哉其後虜使李永壽王詡來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合尚音宇文虛中在虜庭其家在閩檜取其家欲送之北其子師爰力祈免行不從竟驅以北舉室皆滅於虜元祐臣僚之家鄭著及趙彬楊憲三十家驅之赴虜庭悲號之聲感動道路其後罷相 上以檜二策諭翰苑綦密禮行詞及詔綦密禮出示親札并檜親擬詔本布告在廷歲戊午檜復相前日言官彈檜者劉棻已死黃龜年居湖州差人押歸本貫福州雖沒不與遺澤又奏乞下綦密禮家取 御札大槩謂靖康之末嘗上書虜酋不立異姓及在虜中爲



徽宗草書達虜廷虜待遇有加禮自謂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又謂自初還朝時虜酋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密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 陛下撫諭再三

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理以必退

爲真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 御筆至密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密禮被逐嘗以 御筆公示廣衆其不知事

君之體至於如此若收拾 御筆復歸 天

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攷信詔台州取索至則付史館時秦熺提舉祕書省實收之也既 詔班師飛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間



者言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賜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懼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於上以飛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字牌者十有二飛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大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旣先退飛孤軍懼兀术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翼日渡河兀术疑京城之民爲內應夜棄而出北遁百里飛始班師人民大失望遮飛馬首慟哭而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



類矣飛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示之  
曰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  
之哭聲震野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僧道父  
老百姓集于庭進士人相帥叩頭曰某等  
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  
在恢復某等跣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  
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獸奔民方室家相慶  
以謂幸脫左衽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  
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忍弃垂成之功

耶飛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詔書  
寘几上進士等相率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  
曰然則將柰何飛不得已乃曰吾今爲汝圖  
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間田處之且留軍五日  
待其徙從而南者道路不絕今襄漢間多是  
馬方兀术夜棄京師將渡河有太學生扣馬  
諫曰願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  
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  
萬京城中外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



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撻與兀木事故以爲言兀木亦悟其說乃留居翼日果聞班師虜亦幸其去不敢追也當時論者謂使飛得乘此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難復也飛旣還虜無所畏稍侵寇已復州縣飛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行其志用兵動衆今日得地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 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

檮致仕

上賜詔謂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

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自廬 詔

入覲

上問之第再拜虜人大擾河南分兵

趨川陝

上命飛應之飛以王貴行八月以

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秉淵敗之又悉

其衆圍秉淵飛遣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

穎昌

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

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飛以蔡州軍牽制

九月虜犯宿亳命飛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



身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厲  
戰功十月川陝告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又  
命廣設間諜誘契丹諸國之附兀朮者十一  
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  
寇唐鄧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  
是冬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  
兀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網馬之路金人  
大擾紹興十一年正月諜報虜分路渡淮飛  
聞警即上疏請合諸帥之兵破敵未報十五  
日兀朮韓常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  
與龍虎而王號者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  
州界邊報至行在上賜飛札曰虜人已  
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  
出賊後詔未至飛料虜旣舉國來寇巢穴  
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  
二月四日旣遣奏復慮上急於退虜又上  
奏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  
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



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虜知荆鄂宿師必自  
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  
上得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令緩行是日  
又得出斬黃之奏益喜 賜札諭以中興基  
業在此一舉初九日飛奉初 詔方苦寒嗽  
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就道猶恐大軍行緩親  
率背嵬先驅十九日 上聞飛力疾出師  
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  
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飛之師將

至與韓常等俱懲順昌之敗望風遠遁  
兵于舒以俟命 上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  
敢專進退爲得體時北方有上書以休兵勸  
虜酋者謂南方今日之兵乃北朝向來初起  
之兵兵至是而始精所向無前恢復之機誠  
在於此此飛之所以拳拳也酈瓊爲兀朮謀  
復窺濠州三月四日飛不俟 詔麾兵救之  
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  
全軍八萬駐於黃連鎮距濠六十里不往救



俾楊沂中趨濠州城外遇伏而敗虜據濠  
聞飛來即遁夜踰淮不能軍四月遣二捕柳  
寇駱科又遣兵助光州自朱仙鎮之一失  
虜勢寔弭雖欲復進王師滿二宗攻討無預  
於恢復之計拓臯之一第能挫其鋒一已先  
是十年司農少卿高穎忼憤自言欲二禡一贊飛  
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  
馬為攻取計飛所遣梁興復懷衛二州絕虜  
入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不肯還南竟一  
成功而檜力欲議和患諸將不同已用蜀士  
范同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至即授樞密  
副使加食邑特詔位在叅知政事之上賜金  
帶魚袋銀絹視宰相初除禮飛亦請還兵罷  
宣撫司諸軍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  
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飛並以本職按  
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為名撫定世忠  
軍于楚州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俊長飛十  
餘歲飛事俊尤謹紹興初二元有詔督責張



俊平寇李成俊亦服其忠智屢稱薦於上  
前其後飛二三年間平蕩江西湖廣劇寇復  
襄漢六郡故疆功名出諸將上亦眷遇  
飛厚俊頗不能平方四年虜犯淮西乃俊地  
分也俊不肯行宰相趙鼎以書責之至平江  
又以墜馬傷臂辭鼎怒遣一卒隨之視其必  
行且奏請誅俊卒無功而還飛渡江戰大捷  
解廬州圍上竒其功加鎮寧崇信兩鎮之  
節俊益慙及飛位二府官爵與已埒益懷忿  
飛益屈已下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  
答楊么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  
備俊受復不答飛事之愈恭俊橫逆自若至  
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面命  
皆以中興之事專畀飛又所賜褒詞每  
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為  
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朕非卿到終不  
安心甚者謂聽飛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  
常憾其軋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飛聞



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糧乏不可  
行師飛不復問鼓行而進故賜 札曰卿聞  
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遘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俊聞  
之疑飛漏其書之言於 上歸則倡言於  
朝謂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或勸飛與俊  
廷辯飛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辯及是  
視世忠軍後知世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  
言信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嵬謂飛曰上留世

忠而使吾曹分其軍 朝廷意可知也飛曰不  
然 國家所賴以畲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  
萬一 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顏  
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行視俊顧  
飛曰當修城為守備計飛曰吾曹所當戮力  
以圖尅復豈可為退保計耶俊艱然變色遷  
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  
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  
軍且曰日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紉上之 朝檜



金竹編卷二十一  
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以扇搖誣世忠飛歎  
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  
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  
乞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  
奏事當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  
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  
復究矣俊於是大憾飛



